

陳翔冰著

叛道的女性



# 叛道的女性

陳翔冰著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29

# 目 次

---

曼英小姐

心

阿陀婆

老太伯的悲哀

老牛

解脫

蜜蜂

浮浪人

叛道的女性

瀕河的女郎

(一)

這是一個秋初的清晨，城市的霧塵尙在迷夢之中深睡。我獨自跑上山，正想尋她去。但是時間太早，怎麼好呢？所以只無聊地像幽靈游離天空，暫時把清新的空氣呼吸。

「今天真是特別起得早，可惜是在旅館中，不然一生倒可以多享受許多清福。從前在S市滿眼都是車摩人影，不想也有冷淡的時候。」我心裏兀的這樣想着。

但是這個S市，爲我久客的S市，夜裏的肉慾就好像黑雲密佈的時候一樣，一切鬢絲裙影，歌聲弦索，以至於杯盃傾斜，令人那得不感到非常

麻醉，興奮。

現在肉慾的空氣雖然漸淡薄了却有一點頹廢的境像。而一個帶着強烈的酒和色的印象還留在我的靈海。活潑潑地現出雙雙的舞影，他一手輕擁着她的腰肢，頭俯近着舞侶的粉臉，好像她那個嘴唇就是一隻酒樽，恨不得一口飲盡牠。跳舞場的音樂喧噪得令人呼吸急了起來與巫峽流湍相似。然而我呢？在一家旅館的四樓上憑窗俯瞰，只有神馳而已。

這是一個月以前，我因家中的事情不得回去家鄉，現在急急忙忙的回來，只隨身的行李兩三件和一個少年的身手。

我當進這旅館時天已很黑了，因為時間短促的緣故就隨便在靠大街的房間住下，且也圖較風涼些。不想窗外就是跳舞場，有一對一對的舞侶在音樂中銷魂。而我呢！真慚愧，如俗套一點大可以說「客子單寒，」明是一個落伍者。猛回頭，看見鏡中的我，穿條白竹布長衫，但是在船中過了

兩天就油膩了。還彷彿有點臭味。

我覺得自己真變得太利害了！自從離開她回去故鄉，本約着常常通信，不道我在故鄉一個多月還沒接她的信，我雖則很了解她是一個獨力維持家務的女子，但我却不想回到S市來親近她。不是嗎？對於你所愛的女子是有吸力的。所以我在食飯，在作事之中，舞場的音樂把睡神驅去笑臉。便暗暗叫她曼英！曼英！我愛你呢！

我恨不得當晚就去訪她，但是自己的身體在怒潮中弄得太疲倦，而在船中又圖一時行李的利便，所以不直接到她家的客棧去。我洗過冷水澡後打算睡個不知天地的好覺，那時到跳舞場的音樂把睡神驅去，總睡不過去，只在牀翻來覆去。沒有法子又把電火開了，坐在窗外看樂園內的事。後來又去睡覺，不知那時才無事般的睡去。

當太陽光還未上來我又醒來了。只聽見澎湃澎湃的聲音在響，才起來

看看。原來長頸的啖盂溺了一隻老鼠，出力在想逃出。唉！生存慾！然後我探頭到窗外，看見跳舞場已關了，原來那些狗男女都鳥獸散了！

天既然亮了！好，出去！出去！關在房中幹麼？去看她！去看她！不看她來幹麼！於是我不管三七廿一就跑出旅館。雖然臉還沒有洗，但是所謂茶房比客人還高貴，這刻正在睡覺。

在街上我又疑遲起來了！真的，疑遲起來了！跑到她家裏恐怕太早了，到她客棧更不對。後來才想先去廣東舖子去果腹。離我跑的A馬路不遠有間「小樂意」，我只要一轉彎便找着了。他們也只剛開店門。

我只喚一碗魚生粥。吃粥時，我的臉現着勝利的笑與熱騰騰的烟氣相參雜。我預想和她相見時的快樂和幸福。我相信如果那人會畫畫，我這勝利的微笑必爲上好的畫材。或者這張畫竟是他的傑作。

同時我想着和她的過去。

(二)

她是一個長得恰合格的身材，臉上常帶笑痕。她活潑的神采，使我看見她不禁自形拙笨。我因此便——不說愛慕——喜歡她，她是天使，不錯，她一定是天使。

記得有一次她雙手攀着我的頸項，而她的櫻唇幾乎接近我的口。她調笑似的問我：

「不對嗎？我寫的。」

那是關於她做的一篇小品文的事，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篇中的一首小詩：

清溜溜的河水！  
照著我的影兒。

淡恬恬的心思，

長上一縷愁絲！

但是爲着誰呢？

我雖然不曾問她到底爲着誰呢？但是我暗暗自喜。

有一天，她正在包着○○報。因爲天氣很熱，不禁香汗直流，但她因爲這是爲國家爲民衆請命的事所以不怨其勞。我恰好做完明天的稿子。其餘稿子還讓a君去修改，便跑了出來。因她在那兒，我也就近前癡看着，當時起什麼心思，似乎不必說，可是她終於不樂意了，冷然地說：『你看什麼？』我曉得太看很了，一時回不出話，只搭訕着笑。她看我這樣，便跳了起來，雙手出力按着我的頸項，強迫我代她做去。

這是意外的贈與，我心裏很樂意接受，但外面不得不裝強，使她更用力按我的頸項。

從此以後我只一心一意愛她而尊她爲唯一的愛神了。總之我是愛她了。從前只簡單地生活，現在却豐贍地生活，曾夢想着薔薇花開的春夜，並對着明月綺想。

但是我並不會對她吐露戀愛的思想。因爲我恐怕冒昧吐露了，便是我們友誼斷絕的時候；即不至於斷絕友誼的關係，也爲愛情的阻礙。如果她竟因此而瞧不起我那就更難了，我將如何過呢？

眞真是罪惡，我這樣膽小，竟也愛上了她。人家說要做英雄便該勇敢；要做愛情，便該直率。

所以我一個午後，在一個辦公室的外邊的走廊上，她一個人坐着乘涼。她的鬢絲隨風舞着，她的眼睛凝視遠方，她的香汗微濕着玉頸……我這時想，時機來了，不能輕易放牠過去。

她隨即覺察我來了。回頭說：「謝先生，你文章做好了嗎？」我說剛

「剛才做好。」她忙說來乘涼罷！我因拉過一把椅來坐着，自然，我也曾學過一點起碼的交際術，曉得在說中心思想以前，應該先打一個大圈子：雖然有時打得很醜，只要能像遊藝場中跑驢子一樣，那也就無妨。所以我便決這樣做，免得貽笑大方。

這公式的起始是這樣：「密司徐昨天和你去那兒？」因為我昨天看見他們一道出去。她遂即回答：「一道兒回家去，因為我們住得很近。」於是我們接着了許多話，什麼昨天的會議開得糟極了，出席的只三分之一；什麼那人說話太長，拉得像蜘蛛絲；什麼某人傾向共產，所以發言很偏，還有種種為我要不露出本心來而說的。但是在這些圈中轉來轉去，終於轉不到中心去，那才苦呢！但是最奇怪的，為什麼我的話不會談得更好聽呢，我覺得所說的話無非像 *motorboat* 所放的氣一樣，又粗糙又枯濕無聊，所以一顆熱烈的心居然先冷了一半。可是一綫希望總還不願失去，還是接續

講下去。後來想想還是轉個舵罷，儘管這樣講下去，一定沒有了結，還是及早換個方式罷。因之便講到文學上去了。

「現在的人真無聊，爲什麼都喜歡讀愛情的小說；有的還要做情詩，什麼『月呀』『我愛的』開做烏煙瘴氣，不亦樂乎！」我做意說這些話來攪起死灰，希望一點光明的火從此出現。

「謝先生，你爲什麼反來問我，你自己還不是做着詩呢，不但做着詩，還要研究文學。所以不做文藝便能，一做了便要講到那些上頭。」

「我以後不做了！」

「爲什麼不做了呢？」

這時我恨不得就說：「就因爲你沒有說你愛我。」但是我那敢說得出來，我真恨父母既生我爲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竟沒有給我更大一點的膽子，然而膽小雖然膽小，話仍舊是要答的，所以胡亂的說：

『不做了，怪麻煩！』她沒有說什麼，只相報一笑。接着她又諸多教她一點詩的常識，和一些詩的全集。自然我是很樂意的。

慢慢地我們便很投機。後來她和我過往很頻，連她的家事都詳詳細細對我直談。她說：她的父母都亡過了，還有一個弟弟由她教養。一家的生活費全靠父母遺下的一間小客棧的出息有我不由得引起同情之心，勉勵她人類要經過許多苦難的，不論是男是女，莫不是戰士，雖然覺得環境很惡拙，也要努力奮鬥下去。但是那知道女人的眼淚是這樣容易淌下來的。她想起她的身世，竟淚下沾襟了。我相信自己不是一個怎樣多感的人，却也眼紅起來，兩條眼淚也滑溜溜的滾下來。這是應該的，即使無論誰聽見，也要這樣引起同情。當她父母死去時——真可憐是相隔兩天中死去的，自然是流行的病——她才祇十五歲，算到現在也不過三年功夫呢！你道可憐不可憐呢！於是我從愛她而進為保護她了。我用手帕輕輕揩她的眼淚，安

慰她不使她悲哀，還把亂了的頭髮替她撥上。

她實在很悲哀，但是她也實在是視我如像家人，她竟伏在我懷中啜泣。我愛她，實在，我愛她比什麼還要愛，她實和我自己的妹子一樣。我們好像互相迷在了，現在竟又在茫茫世道中相逢。我們對泣，我們相安慰，我們擁抱，我們接吻，誰說不應該呢？

在這悲哀之中，我所能尋到的話只有：『我願意你做我的親妹妹，你也喚我做哥哥。』我看她含淚點接收我的提議時，自己也覺得有保護她的能力似的。

這事過後，我們越相了解了。她有什麼都要向我商量，隨便對別人不能說的話都對我說。她因工作過勞，其實工作還不算勞，實實在在因從市南跑到市北太遠了。於是她病了。不過編輯書報的事情很重安，所以只得移到一家小客棧去。一方面距報館近投稿容易；一方面也可以養養病，後

來真支持不住，才由 a 君獨力辦理。

她聽見我病了，便派人來請我去她那裏去住。我不，我不；終於勞她抱病來看我。

病好後我即因家中有信來召，遂歸鄉間。我本想在這次別離之中，把彼此的感情保養一下子，並且向她求婚。這件事我曾經提起過，然而她却笑說何必這樣急呢？

### (III)

我匆匆把早餐吃過即離開「小樂意」出來。不一忽間，已跑到 F 馬路了，只要轉一個灣就到新萬利客棧。

F 馬路的估衣店才開，却沒有煩噪的樣子，幾個夥計只慢吞吞地把門板移動，有的抱着衣服排了出來。街角圍着黃包車夫在吃豆腐花；有的吃

油條和着飯團。但是真奇怪，這弄堂的門口却沒有所謂新萬利的牌子。雖然別家的牌子還掛着在，只沒有她家的。我在先還是自己跑錯了路，然而經過我細心考察，却一些子不會錯。明明是靠F馬路和C馬路的十字街口再過去三間店面的一條弄堂。那三間店，一間是紙烟店，一間是估衣店，有個大胖子在櫃頭上坐着，現在也還坐着。一間是綢緞店，真是絲毫不會差。但是却尋不出來。我不信，便跑了出去，可憐從前的新萬利現在已經換了招牌了，另掛着一塊紅底白字的招牌叫萬安旅舍。門庭也刷新了。

我不管牠什麼萬安和新萬利，即跑了進去。看見那個圍着銅欄干的賬房空着沒有人。只有一個穿灰白長衫的茶房在掃地板，我就問他金賬房在嗎？他翻白了眼睛望了我一望，看我是穿西裝的，才和顏說：『先生，這裏沒有姓金賬房，有嗎？是姓常的。』我心裏想或者換了賬房罷！還不在意。索性問他：『曼英小姐在嗎？』這時，我竟不料他發脾氣說：『誰知

這你的曼英小姐來過不來過，我們這裏眼見得一個個出去。」我回頭來，看見一個蓬着頭髮的野雞，帶着睡眼跑出去。我登時火冒了起來，覺得真可惡。那人欺起主人來了。正在吵鬧着，從樓上跑下一個茶房，我是認得他的，我連忙過來問他，那個和我吵的茶房還在嘩喇嘩喇着，但是我不管。

我認得的茶房他叫王桂生，是在茶房牌看到的他那個姓，而桂生却常開金賬房這樣喚，我才曉得是那王的王桂生，他因為我是他主人的朋友，着實很殷勤地待過我。他一看就看出我的用意，即說這間客棧已換過主人了。還拿賬簿新寫的萬安旅舍給我看。我看這上頭寫着丙寅年七月十五日，現在也不過八月初七日，那曉得店已易主了。現在我唯一目的是問明她的去處，但是桂生亦告訴她現已與舅父回原籍去了。我接着要問明所以歸去的原因，他只說不曉得。我推想必有不能言之處，便退了出來，仍舊回我住的旅館來。